

献给老师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

热烈庆祝一九八七年教师节

谨以此书敬赠

同志

祝您节日快乐 身体健康

民进本溪市委局会

一九八七年九月四日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献给老师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本书编辑： 毛 启 邠
 吴 祖 心
 闻 连 利

《 献 给 老 师 》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 编

*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直门外南路19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广内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6 印张 206 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0册

ISBN7-5304-0104-1/I·52

统一书号：17274·136 定价：1.80元

序

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

葛志成

这本书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全书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老作家和各地的优秀教师自己写的记录教师生涯中的往事和感受的短文。其中有两篇文章，我要特别向读者介绍。一篇是老作家冰心大姐写的《当教师的快乐》。冰心大姐回忆了自己青年时代当教师的一段生活。文章最后说：“我只觉得‘师’和‘生’应当是互相尊重互相亲爱的朋友。”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冰心大姐年事已高，她待学生、待读者，一直是很平等很融洽的朋友。另一篇文章是叶至善同志写他父亲叶圣老当年从事小学教育的片断，题目叫《父亲和基础教育》。“五四”至今几十年了，叶圣老当年和“许多青年教师相信振兴国家，改造社会，都得从基础教育做起，人要从小培养，等合乎理想的一代新人长成了，咱们中国才会有希望。”从特定的意义上看，这样的认识是很有远见的。当年叶圣老对基础教育发生兴趣，并以积极的态度投身教育改革的实践。他的这段思想历程，以及至今七十多年来，他关心教育的热忱，感人至深。关心教育，可说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叶圣老一生献身教育，堪称楷模，对我们的教益是深远的。

在第一部分里，还有各地老师自己写的文章，他们多是先进模范人物。老师是很忙的，从事中、小学、幼儿教育的

同志更是如此。他们的文章，可以说大多是写在课堂上，写在孩子们的心里，写进祖国发展的大业里。读他们写在纸上的文章，我感到很美；想到他们写在纸上以外的文章，我感受到更高尚的美。

第二部分文章，是各地的作家、编辑、记者写的。文章讴歌先进教师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崇高奉献的先进事迹。从这些文章里，我们又结识了许许多多的好老师。我们一面为认识了新朋友感到高兴；一面要感谢这些作者，是他们为尊师重教付出了心血。

最近，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

我认为，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决定的因素在于教育。我们必须重视基础教育。为基础教育奉献自己的老师，是高尚的；他们是应当尊敬的人。

让我们把这本书——当作一束鲜花，敬献给今天的和明天的老师们。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二日

目 录

当教师的快乐·····	冰 心 (1)
父亲和基础教育·····	叶至善 (3)
阳光下, 最幸福的微笑·····	孟雁君 (6)
理解·····	臧慧芬 (9)
乐在其中·····	张世昌 (15)
喜扶新苗茁壮成长·····	徐永森 (19)
桃李有情园丁乐·····	潘惠如 (26)
幸福的乐曲·····	庞素心 (28)
一记耳光的起步·····	曾庆宇 (32)
彩色的四季·····	庞树义 (36)
遥远的星·····	黄淑子 (41)
他, 闪耀着启明星的光耀·····	王君清 (47)
新居腊梅·····	陈知义 (51)
贺年片·····	赵 远 (54)
思念两个不知姓名的学生·····	殷钟岷 (58)
做寿·····	胡 刚 (62)
啊, 那甜甜的笑声·····	朱庆滨 (67)

欣慰.....	采 玉 (71)
真诚所至 金石为开.....	戚家骥 (74)
苦涩而甜蜜的回忆.....	陈家西 (77)
欢乐的源泉.....	谭宗荣 (80)
她用无尽的爱拥抱未来.....	吴祖心 (87)
——霍懋征新事	
树老根壮叶更阴.....	弓维平 (96)
——记著名教育家段力佩	
时光·人生·价值.....	闻连利 (105)
——记北京劲松职业高中校长郝守本	
拓荒者.....	武 华 (117)
爱,给他们自助与助人.....	蒋永康 (127)
——记盲哑学校优秀教师罗蜀芳	
生命,为孩子们燃烧.....	王佑生 (134)
——记天津实验小学教师孙彤芬	
像爸爸一样的老师.....	魏锡林 (143)
蔚兰的海.....	徐 栋 (147)
化作春泥更护花.....	冉 红 (155)
育蕾人之歌.....	董桂苓 (163)

第一届班主任生涯·····	周兴福 (172)
槐树林里, 一个孩子在思索·····	于慧新 (186)
延河上的一片云·····	李百愚 (193)
魂系红领巾·····	梁邱 黎陆 (204)
她找到了自己的欢乐·····	焦会民 (220)
在孩子和世界之间·····	张正望 (224)
爱之歌·····	杨春青 (230)
路, 漫漫兮·····	那声德 (235)
双目失明的老园丁·····	郑克峰 (254)
“我是一抔泥土·····”	孙 承 (259)
她在播种着爱·····	廖炎玑 (268)
良心录·····	盛 飞 (273)
摇篮的手摇动天下·····	白雪曼 (280)
辛勤培育美术新苗·····	杨玉媛 (295)

当教师的快乐

冰 心

我只当过十年的教师。那是一九二六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在母校燕京大学国文系当了一名讲师。那时系里的主任和教师大半是我的老师。校内其他科、系里也有我的老师，总之，全校的教师都是我的师辈！因此在开教授会的时候，我总是挑个极边极角的座位，惶恐地缩在一旁。大家都笑着称我为Faculty Baby（教授会的婴儿）。那一学期我还不满二十六岁。

在学生群中就大不一样了，他们是我的好朋友。我教一年级必修科的国文，用的是古文课本。大学一年级的男女学生很多，年纪又都不大，大概在十七到二十岁之间。国文课分成五个班，每班有三四十名，因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闽粤的学生，听不大懂马鉴主任、周作人、沈尹默、顾随、郭绍虞等几位老先生的江南口音，于是教务处就把这一部分学生分到我的班上。从讲台上望去，一个个红扑扑的稚气未退的脸，嬉笑地、好奇地望着我这个“小先生”——那时一般称教师为“先生”。这些笑容对我并不陌生，和我的弟弟们和表妹们的笑容一模一样。打开点名簿请他们自己报名，我又逐一纠正了他们的口音，笑语纷纭之中，我们一下子就很熟悉很亲热了！我给他们出的第一道作文题目，就是自传，一来因为在这题目下人人都有话可写，二来通过这篇自传，我可以了解到每个学生的家庭背景、习惯、性情等等。我看完文卷，从

来只打下分数，不写批语，而注重在和每个人做半小时以内的课外谈话上。这样，他们可以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写的，我也可告诉他们我对这篇文字的意见，思想沟通了，我们彼此也比较满意。

我还开了一班“习作”的课，是为一年级以上的学生选修的。我要学生们练习写各种文学形式的文字，如小说、诗、书信，有时也有翻译——我发现汉文基础好的学生，译文也会更通顺——期末考试是让他们每人交一本“刊物”，什么种类的都行，如美术、体育等等。但必须有封面图案、本刊宗旨、文章、相片等等。同班同学之间可以互相组稿，也可以向班外的同学索稿或相片。学生们都觉得这很新鲜有趣，他们期末交来的“刊物”，内容和刊名都很一致，又很活泼可喜。

回忆起那几年的教学生涯，最使我眷恋的是：学生们和我成了知心朋友。那时教师和男女学生都住在校内，课外的接触十分频繁。我们常常在未名湖上划船、在水中央的岛边石舫上开种种的讨论会，或者作个别谈话。这种个别谈话就更深入了，有个人的择业与择婚问题等等，这时我眼前忽然涌现出好几对美满的夫妻，如郑林庄和吴瑞梧，林耀华和饶毓苏，等等。有的是我以“大媒”的身份去参加他们的完婚仪式，有的是由我出面宴请双方的家长，为他们撮合。说起来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他们中有过半教的人已先我而进入另一个世界，写到这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一种滋味！

我应该停笔了，我说的既不是“尊师”，也不是“爱生”，我只觉得“师”和“生”应当是互相尊重互相亲爱的朋友。

父亲和基础教育

叶至善

大家把我父亲称作教育家，我父亲从来不肯承认，恐怕这也由不得他了。他一直关心基础教育，为基础教育做了不少工作，这总是事实，称不称家，可以不必管他。

我父亲中学毕业就当小学教员，那是一九一二年春天，他才十八岁；先在苏州言子庙小学耽了两年半，又在上海尚公小学耽了不到一年。从父亲当年的日记和给朋友的书信中都可以看出来，跟现在有些年轻教师一个样，他的情绪也很不稳定：有时也意识到教育是神圣的事业，有时却把当教员看作可厌的职业。直到一九一七年初春，他到了苏州乡下的甬直，进了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这个矛盾才似乎解决。我听父亲说过，他对教育事业发生兴趣，是从到了甬直才开始的。

那时正是“五四”前夜，“教育救国”的呼声很高，许多青年教师相信振兴国家，改造社会，都得从基础教育做起；人要从小培养，等合乎理想的一代新人长成了，咱们中国才会有希望。旧的那一套教育，包括目标、制度、教材，教法，是培养不出新人来的，因而都必须彻底改革。怎么改革呢？一边摹仿外国，一边自己试验。这样做的小学当时还不少，光苏州就有好几所。在改革中走在头里的，当然是一批有志的青年教师。

甬直那所小学的校长吴宾若先生就是一位有志改革的青

年教师。他跟我父亲是好朋友，中学时代的同学，是他把我父亲拉到甬直去的。他集合了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要在那个偏僻的水乡，创造出一所全新的学校来。他们在一起商量办学校到底为了什么，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教师在教学中处于什么地位，能起什么作用；他们自己编写教材，施行新的教学方法，还组织各种活动，建立各种设备。从《倪焕之》的前半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当时进行改革的许多片段。《倪焕之》并非我父亲的自传，小说的主角是倪焕之，不是叶圣陶，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小说用的材料大多是从生活中来的，并非全都凭空虚构。倪焕之那样热衷于改革的心情，可以说正是我父亲在甬直当时的心情。

是教育改革的实践，使我父亲加深了对基础教育的认识，而且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找出传统教育的弊病，进行各种改革的试验，分析成败得失之后再加以改进，就需要不断地创新。何况改革的目标是自己选定的，得自己花力气实现，积极性还能调动不起来吗？因循保守，不符合我父亲的性格，我想，也不符合绝大多数青年教师的性格，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先前，我父亲把当教员看作可厌的职业，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我父亲在甬直当小学教员的时间并不长，才三年半，总共七个学期。在后来的漫长的岁月中，他以编辑为职业，编的主要是青少年阅读的期刊和书籍，还有大量教科书；他做的虽然是编辑工作，其实并没离开教育工作者的岗位。解放前，他写过不少抨击封建主义教育和法西斯教育的文章；解放以后他把主要精力都花在教科书的建设上，每当教育工作出现较大的偏差时，他还毫不放松，及时提出建设性的批

评。关心基础教育成了他的习惯，甚至可以说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在甬直的那一段经历，那一段改革教育的实践，我父亲后来朝哪个方向发展，可就说不得了。

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

阳光下，最幸福的微笑

孟雁君

我收藏着两张照片。

一张照的是苏联“九月一日”开学的情景：一群身穿校服的儿童，手捧鲜花，簇拥在一位女教师周围。女教师的下巴微微地向前探着，她正弯腰去接一个小姑娘献上来的花束，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兰天，阳光，孩子们手里的鲜花，特别是阳光下那张幸福的笑脸，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印在我的心上。我内心充满了羡慕……

我是在“读书无用论”泛滥成灾、教师的尊严被踩在脚下的那个年代走上讲台的。那时，我没有体会过当教师的光荣感。但是，教师的责任感驱使着我和那些老教师一样，从早到晚地和学生们“挣命”——这是那个年代“上课”的代名词。为了上好一堂平安无事的课，只得又当先生又当“警察”。几节课下来，不仅唇干舌燥，而且是精疲力尽。为了使一个学生认真读书、遵守纪律，我们这些教师真是说话磨破了嘴，家访跑断了腿。

孩子毕竟是孩子，我至今也不抱怨他们。相反，因为每天都在努力工作，心里倒有一种充实的感觉。

然而，那时使我不能忍受的，是社会上对我们教师的不公平待遇。有一次我去家访，那位家长是公安部门的一个小头头，他见我进屋去，连身子也不抬一抬。他沉着脸，冷冷

地问：“什么事呀——”好象我不是他孩子的老师，而是他手下的一个劳改犯？！每逢遇到这种情景，我就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和一丝丝的委屈。

晚上，我回到宿舍，搬开被垛，铺床就寝时，那张照片便露了出来。当时，在教师是“臭老九”的年代里，这张照片只能被我悄悄放在不易被人看到的地方。我躺在床上，面壁而卧。那张照片就正对着我的脸。我看着，想着，向往着。碰上这种不顺心的事，我一看那蓝天，阳光，鲜花，和阳光下那张幸福的笑脸，委屈的泪水，就会湿透枕巾。

我常常想，我们这些做教师的，不奢求高官厚禄，只求平等、尊重和信任。我们从事的是教育人的工作，可是我们却得不到“人之师”的尊重？什么时候学生能给我鞠个躬，行个礼，什么时候也给我献上一束花？哪怕是一小枝野花？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就是在这种委屈和希望编织的梦中度过的。

但是，即使是那个年代，在这块没有阳光的教育岗位上，我也没有调出这远离北京的山区学校。因为我得到了学生对我的爱，尤其是淳朴的农家子弟和他们的家长对我的情谊，那么朴实、真挚，一直支持我到今天。

最令我难忘的，那一年端午节前，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我又对着那张照片出神儿。这时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我的几个学生。她们和我打过招呼之后，便相互传递着眼神儿，我正莫名其妙，只见她们抿嘴笑着；每人从衣兜里掏出一两个粽子，依次放到小课桌上。一转眼儿，粽子堆成了一个小“山包”。我还没张口，一个孩子说：“快过端午节了，我妈让送来的。”另一个孩子接着说下

去。“这是‘百家饭’，每家给老师送一两个，老师吃了健康长寿！”那粽子有大的，有小的，有三棱的，有四角的；有白米的，有黄米的，还有红粘高粱的。

那一夜我坐了很久。隐约中，我觉得眼前是鲜花，是阳光，在这神州的焦土上，它散发着朴实的气息。

阳光——终于照到了教育这块大地上。1984年北京市“教书育人”表彰大会上，当一个可爱的小男孩，把一朵大红花戴在我胸前的时候；1985年，当一个少先队员把一枚园丁纪念章别在我衣领上的时候，我的眼前，真的出现了阳光下的那张笑脸。不过，此时她并不是只令我羡慕的，而是我自己也微笑地沉浸在阳光下的幸福之中了。

在第一个教师节到来前夕，我又拿出那张照片，凝视良久后，我把它永久地收藏起来，连同过去的一切……

后来，我在心里又收藏了另一张照片，那是特级教师马蕊兰的照片。画面上，马老师戴着孩子们献上的红领巾，被一群手捧鲜花的孩子们簇拥在中间，她脸上洋溢着朴实、幸福、自豪的微笑。她的背后是蓝天，阳光……

作者 孟雁君是北京怀柔一中教师，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北京市特等劳模、全国“五一奖章”获得者、北京市“三八”红旗手。

理 解

臧 慧 芬

“一个人不懂小孩的心理，小孩的问题，小孩的困难，小孩的愿望，小孩的脾气，如何能救小孩？”

灯下看《陶行知文集》，当看到这段话时，思绪突然被引向过去，一段教学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五年以前。

新学期刚开学，教导处通知，将要在我的毕业班上安插一名叫“小武”的大年龄学生。一听到这个名字，我顿时纳闷了。小武这一学生我早已听说过，他已读过两次六年级了，他的最早的同班同学已经读初三了，小武呢？现在还要留读六年级……我简直不愿再想下去。

开学第一天，我一到学校就直往教室找小武，可不见他的人影，我有些诧异，他会来吗？终于我在学校的会议室找到了他。身边站着他年近花甲的父母、体态壮实的哥哥和眼含泪水的姐姐。原来小武是被家人“押”来的。家人一见到我，就象炸开了油锅，接连嚷叫着：

“老师，这孩子太不争气。”

“他真丢脸，我真想揍他一顿！”

“妈不知哭了多少次，求他，一次次求他，他就是不肯读书……”

.....

小武一声不吭，可怜巴巴地独坐在一只凳子上。在他父